

# 東漢佛道文獻詞彙新質的概貌\*

顧滿林 俞理明

**內容摘要：**在 4757 條東漢詞彙新質中，佛經的詞彙創新量明顯高於道經。外來文化影響激發的漢語創新，和佛經翻譯本身對漢語詞彙新質的採用，使翻譯佛經中出現的新詞多於道經中的新詞。佛經中的新詞不僅數量高於道經，與中土非宗教文獻用詞的密切程度也略高於道經。

**關鍵詞：**描寫詞彙學 詞彙新質 詞彙翻新 佛教用語 道教用語

詞彙新質指詞彙中發生新變化的成分，包括詞彙中的新形式和原有詞彙形式的新意義，通常也稱為新詞新義。

東漢時期，由於中國道教興起和佛教傳入，形成了最早的一批道教和漢譯佛經文獻，新的思想內容和新的表達風格，為這批文獻中帶來了一批新的用詞<sup>①</sup>。我們運用描寫詞彙學的手段，對東漢出現的這批佛道文獻作了調查，從中發現 4757 條詞彙新質<sup>②</sup>，在此基礎上，根據產生時間、使用範圍、長度和形義關係等方面因素，作了綜合統計，合成如下表格，以方便分析。表中欄目名稱從簡處理，說明如下：

“舊詞新義”指東漢以前產生的詞語，在東漢出現了新義。如“白衣”原指平民身份，見於《史記·儒林傳》，在東漢佛經

---

\* 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十五規劃項目（01JB740010）“漢代佛道典籍語言研究”和四川省哲學社會科學十五規劃項目“漢語詞彙史·東漢佛道文獻詞彙研究”前期成果，屬本項目成果“東漢佛道詞彙新質研究”結論的一部分。

中指俗人、未出家的人：

佛教比丘，莫親白衣，戀於家居，道俗异故。（曇果共康孟詳 196 p154b）

“新詞新義”指東漢前期產生的詞語，在東漢佛道文獻中有了新義。如“貴女”原指命運高貴的女子，見《漢書·元后傳》，在東漢佛道文獻中指地位尊貴的女兒：

欲侍貴女隨菩薩行。（支識 224p473a）

帝王尸 [乃] 上皇天之第一貴子也，皇后乃地之第一貴女也。（《鈔》戊 p250）

“老新詞”指東漢前期產生的新詞，後來在佛道文獻中使用。如《論衡·本性》用“聖師”指聖明的導師、《論衡·道虛》用“人中”指人間，它們在東漢佛道文獻中也使用：

故時時生聖人，生聖師，使傳其事。（《鈔》庚 p468）

譬如或人中或天上。（安世高 13p236b）

“新新詞”指東漢後期與佛道文獻同時的新詞。如始見於東漢佛道文獻的“善師”：

設使新學菩薩與惡師相得相隨，或恐或怖。與善師相得相隨，不恐不怖。（支識 224p427a）

夫人既得生，自易，不事善師，反事惡下愚之師。（《太》卷 40/53p77）

“無”表示沒有佛道以外文獻的佐證；如上舉“善師”條。

“有”表示有佛道以外文獻的佐證。如上舉“白衣”“貴女”“聖師”條。

“旁”表示雖無佐證，但有同源的材料。如東漢佛道文獻用“蚊行”表示動物和昆蟲，《新語》和《漢書》則用“跂行”：

亦入於薜荔，亦入於禽獸，亦入於泥犁，亦入於蝸飛，亦入於蠕動，亦入於跂行，亦入於喘息。（支識 224p475b）

神靈之施，莫不被榮，恩及跂行，草木亦然。（《太》卷

110/179p401)

政行喘息蛹飛蠕動之類，水生陸行。(《新語·道基》)

政行喙息，咸得其宜。(《漢書·公孫弘傳》)

“佛”表示使用於佛經而未見於東漢道經的詞語。如“善知識”指引人信佛向善的人：

六恭敬，一為恭敬佛，二為恭敬法，三為恭敬同學者，四為恭敬戒，五為好口，六為善知識。(安世高 13p236a)

避惡知識，近善知識。(支識 418p904b)

“道”表示使用於道經而未見於東漢佛經的詞語。如“天君”指天界的統治者：

天君召問是信生。(《太》卷 110/179p393)

使神疏記，天君親隨月建斗綱傳治發。(《太》卷 111/180p403)

“佛道”表示東漢佛經道經中都使用的詞語。如上舉“善師”“岐行”條。

“單”表示單音詞（不含音譯詞）。

“復”表示複音詞（不含音譯詞）。

“譯”表示單音或複音的音譯詞。

		舊詞新義		新詞新義		老新詞		新新詞			共計	
		旁	有	旁	有	旁	有	無	旁	有		
佛	單	200	18	3	2	1	7	29	6	5	271	2360
	譯							(13)	(1)		(14)	
	複	144	16	71	17	12	234	1324	85	186	2069	
	譯						1	(259)		(2)	(261)	
道	單	197	43	—	—	3	6	2	4	4	259	2073
	複	153	20	78	17	13	338	1037	47	111	1814	
佛道	單	41	11	—	—	—	1	—	—	3	56	324
	複	35	12	20	8	—	103	45	13	32	268	
合計		770	120	172	44	29	689	2437	155	341	4757	

## 一 佛道文獻的詞彙創新總量分析

在 4757 條東漢詞彙新質中，見於佛教文獻而未見於道教文獻的有 2360 條，見於道教文獻而未見於佛教文獻的有 2073 條，佛道文獻都出現的有 324 條<sup>③</sup>，佛教文獻中新質數量（2684 條）比道經（2397 條）高出 12.06%，其中有幾個可能起作用的因素：

1. 外來的佛教文化帶入的新異事物和觀念，多於跟中國傳統有繼承關係、基於中國人文自然環境的道教在思想觀念上的創新。

2. 佛經內容豐富，每種佛經都有自己的話題，佛經說教又多比喻，涉及廣泛。相對之下，道經文獻種類少，話題比較集中或單一，涉及面小，影響詞彙量。

3. 處在草創時期的東漢佛經翻譯者有幾個團體，彼此沒有師承和倣仿關係，這也擴大詞彙使用方面的分歧，增大了創新量。而道經作者的用語有的（如《周易參同契》《老子想爾注》）具有一定的承古傾向，有的則彼此學習，如書出衆手的《太平經》，後來的作者在文風和措辭方面都有對先前作者的倣仿，抑制了詞彙的創新。

這些方面的差異，影響這兩個處在同時期的宗教社團的用語，導致他們在詞彙創新量方面的差異。

## 二 佛道文獻詞彙新質的繼承性

我們把東漢佛道文獻中的詞彙新質，根據源流關係分為四個部分，包括東漢以前的詞在佛道文獻中出現新義的（稱為舊詞新義），東漢前期，即佛教文獻產生以前出現的新詞而出現在佛道

文獻中的（稱爲老新詞），東漢前期產生的新詞在佛道文獻中出現新義（稱爲新詞新義），最早在東漢佛道文獻中出現的詞（稱爲新新詞），具體情況如下：

1. 舊詞新義共 890 條，其中，祇見於佛經的 378 條，祇見於道經的 413 條，佛道文獻都出現的 99 條；

2. 新詞新義共 216 條，其中，祇見於佛經的 93 條，祇見於道經的 95 條，佛道文獻都出現的 28 條；

3. 老新詞共 718 條，其中，祇見於佛經的 254 條，祇見於道經的 360 條，佛道文獻都出現的 104 條；

4. 新新詞共 2933 條，其中，祇見於佛經的 1635 條，祇見於道經的 1205 條，佛道文獻都出現的 93 條。

從整體上看，在佛道詞彙新質中，跟前代關係密切的第 1、2、3 組共佔 38.33%，來自東漢後期創新（第 4 組）佔 61.67%，在新質方面，創新遠高於承用。

佛道共用的詞彙新質情況也不相同，從數量上看，第 1、3、4 組大體相同，達到或將近 100 條，第 2 組共用的新詞新義數量較少，僅 28 條，不足前三組的三分之一。不過，第 2 組詞語的數量本身較少，因此，還應該從比率來看。按比率，第 1 組 854 條中共享 91 條佔 10.66%，第 2 組 196 條共享 28 條佔 14.28%，第 3 組 736 條中共享 100 條佔 13.59%，第 4 組 2969 條中共享 95 條，佔 3.20%，前三組大體接近，而第 4 組比率最低。詞語的歷史稍長，則它們在不同文獻中共現的比率相應增高，佛道文獻中新出現的新詞，分佈面最窄。

佛道之間，在承用東漢初期新詞和新詞的引申義方面（第 2、3 組），差別不大，但是，道經中在采用舊詞新義方面略高於佛經（第 1 組），創造和采用當時新詞方面（第 4 組），佛經的詞彙創新量明顯高於道經，由於外來文化影響激發的漢語詞彙創新，和佛經翻譯本身對漢語詞彙新質的采用，使翻譯佛經中出現

的當時新詞明顯多於道經中的當時新詞。

在 4757 條詞彙新質中，有 1194 條（25.09%）在同時或稍早的其他文獻中有使用，有 2437 條（51.52%）沒有其他文獻的支持。這些得不到其他文獻印证的詞彙新質，大多是佛道文獻的撰寫者所創造，體現佛道兩教流傳對漢語詞彙的直接影響，當然，也可能有部分詞語已經在社會上使用，通過佛道文獻的使用而流傳下來。

### 三 佛道文獻新質與全民用語的共時關係

我們還可以利用其他中土文獻的比照，從詞彙旁證方面進行考察，其中，新義舊詞、新義新詞和老新詞，都是詞彙中本有基礎的成分，不必再論，在新新詞中，佛經 1635 條有 191 條見於當時其他文獻，佔 11.67%，道經 1205 條有 115 條見於當時其它文獻，佔 9.54%，佛道共享 93 條有 35 條見於當時其它文獻，佔 37.63%。佛經中的新新詞不僅數量高於道經，與中土非宗教文獻用詞的密切程度也略高於道經。

這一現象，跟佛教的傳佈沒有明顯的關係，因為，上述統計包括了音譯在內的大量佛教專門用語，但這些佛教專門用語或外來詞，基本限於佛經中使用<sup>④</sup>，佛經中新新詞跟漢地其他文獻有關聯或同現的，是那些跟佛教專門用語無關、表達公共概念的用語。表達宗教概念的社團用語，不論是佛教的，還是道教的，在當時其他文獻中都極為少見<sup>⑤</sup>，宗教社團用語跟公用語之間的隔閡十分明顯。

上述比較說明，佛教文獻的外來性，並沒有減弱佛教文獻用詞跟漢地文獻用詞的聯繫，相反，為了克服這種外來性可能帶來的交流障礙，譯人們更注重用詞在漢語中的通用程度，這樣，就在很大程度上沖淡了佛經用語的新異性，居然得到了比道經更高

的共通性。

另外，佛教文獻涉及更多的生活場景和日常行爲，也有助於提高佛教文獻詞彙新質在中土文獻中重現的比率。

〔注釋〕

①本文採用的東漢道經有《太平經》、《周易參同契》、《老子想爾注》。所選佛經篇目據《出三藏記集》記載，並參考 Jan Nattier (2008, 最早的漢譯佛教文獻導論) 和其他學者的意見，把它們分爲兩個部分，以公認時代確鑿部分的材料作爲主證，據以立目，另一部分(加 \* 號) 祇作附證，不據以立目，包括安世高所譯的《長阿含十報經》(T13)、《人本欲生經》(T14)、《一切流攝守因經》(T31)、《四諦經》(T32)、《本相猗致經》(T36)、《是法非法經》(T48)、《漏分佈經》(T57)、《普法義經》(T98)、《八正道經》(T112)、《七處三觀經》(T150A)、《九橫經》(T150B)、《陰持入經》(T603)、《道地經》(T607)、《阿含口解十二因緣經》(T1508)、《阿毗曇五法行經》(T1557)，\*《五十校計經》(T397)；支識所譯《道行般若經》(T224)、\*《般舟三昧經(散句部分)》(T418)、\*《兜沙經》(T280)、\*《遺日摩尼寶經》(T350)、《文殊師利問菩薩署經》(T458)、《內藏百寶經》(T807)，安玄所譯《法鏡經》(T322)，曇果、康孟詳所譯《中本起經》(T196)，\*竺大力、康孟詳所譯《修行本起經》(T184)。

②本文引用佛道文獻標寫說明。《太平經》原書 170 卷分 10 部，今殘存本文 57 卷，另有唐人據全經摘鈔的《太平經鈔》，每部 1 卷共 10 卷(其中甲部不是《太平經》本身的内容，實質 9 卷)。引文據《太平經正讀》，屬《太平經》本文的，直接標爲《太》，各例後數字表示引例的卷次/篇次和頁碼；屬《太平經鈔》的文字，標爲《鈔》，並標明該例所屬的天干分部和頁碼。佛經引文據《大正藏》，各例後標出作者和經文在《大正藏》中的篇次、頁碼(p)、欄次(a/b/c)，略去經名。

③以下三項並舉時，“見於佛教文獻”指祇見於佛教文獻而未見於道教文獻，“見於道教文獻”指祇見於道教文獻而未見於佛教文獻，“佛道文獻都出現”指既出現在佛經中又出現在道經中。

④從我們的調查來看，東漢佛經中的音譯詞，祇有“師子”一詞原見

於中土文獻，“天竺”一詞見於當時中土文獻，另有“琉璃”一詞在西漢文獻中已經出現（本文未計），其它譯詞當時的文獻中沒有出現。另一方面，中土文獻中出現的有關佛教譯詞，如“浮屠”“桑門”，跟佛經中的寫法完全不同。

⑤ 比如《太平經》中十分強調的“承負”概念，在當時的教外文獻中也沒有記載。

〔主要參考文獻〕

正統道藏．文物出版社、上海書店、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影印明正統十年刊本。

大正大藏經．日本大正一切經刊行會 1934年。

饒宗頤，老子想爾注校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俞理明，太平經正讀．成都：巴蜀書社，2002。

Jan Nattier, A Guide to the Earliest Chinese Buddhist Translations——Texts from the Eastern Han and Three Kingdoms Periods (最早的漢譯佛教文獻導論)，〔日本〕創價大學國際佛教學高等研究所，2008。

(顧滿林、俞理明，四川大學中國民俗文化研究所 郵編：610064)